

国际安徒生奖作家精选集



YUEGUANG
HIA
DE REN

月光下的人

【美】福克斯/著 林林/译



曾获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国家图书奖，
1978年获国际安徒生奖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福克斯
最喜爱的一部小说，
表现一个在单亲家庭里成长的女孩心底最细腻的感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YUEGUANG
XIA
DE REN

月光下的人

【美】福克斯/著 林 林/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美] 福克斯 林 林 20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下的人/(美)福克斯著;林林译. —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9

(国际安徒生奖作家精选集)

ISBN 978-7-5315-6262-7

I. ①月… II. ①福… ②林…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5087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许科甲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024-23284269

E-mail: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辽宁省沈阳印刷厂

责任编辑:许科甲 马婷 赵博

责任校对:赵志克

封面设计:马婷 白冰

版式设计:方舟文化

责任印制:吕国刚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张:5.5 字数:95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15-6262-7

定价:1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点灯的人



茶点快准备好了，太阳已经西落，
这时候，可以在窗口见到李利走过身旁；
每晚，吃茶点的时候，你还没就座，
李利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来了，把街灯点亮。

汤姆愿意当驾驶员，玛利亚想航海，
我爸爸是个银行家，他可以非常有钱；
可是，等我长大了，让我挑选职业，
李利呀，我愿意跟你去巡夜，把一盏盏街灯点燃！

只要门前有街灯，我们就很幸福，
李利点亮了许多盏，又点亮一盏在我家门口；
你手拿提灯和梯子，别忙着走过，
李利呀！今晚瞧一眼这个孩子，向他点点头！

很喜欢斯蒂文森诗中那个“点灯的人”——那个每天太阳落下后，就扛着梯子走来，把街灯点亮的李利。作为儿童读物的出版者，我们很希望能把一本本伟大的书带到孩子们面前，点燃孩子们心中的那盏灯，使他们的世界变得明亮起来。

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最初看见什么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对一个孩子来说，特别是在14岁以前，读什么东西至关重要。

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我觉得首先是儿童发展的需要。华德福学校的创始人斯坦纳认为，人的成长、自我体系的确立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0岁到7岁，这个阶段孩子对外界事物和知识是以无意识的吸收和学习为主；第二个阶段是7岁到14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可以称之为“美的阶段”，这个时期对孩子过多地进行理性的教育，实际上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一件事情、一个道理你跟他讲一百遍，他理解了可是他可能还是做不到，这个阶段对孩子的教育用艺术的形式实际上更为有效；第三个阶段是14岁到21岁即初中到高中阶段，这个阶段才是理性意识逐渐确立的阶段。

儿童需要文学的滋养，儿童是天生热爱故事的。特别是对于处在享受“美的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阅读的内容需要以儿童文学的阅读为核心。我们应该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择选出适合儿童的文学内容，让孩子们享受营养丰富的文学教育。《国际安徒生奖作家精选集》这套文学小丛书就是秉承这样的考量，从浩如烟海的世界优秀文学文本中被择选出来呈现在小读者面前的。

国际安徒生奖是世界儿童图书创作者的最高荣誉，所以也有个别称叫作“小诺贝尔奖”。这套文学小丛书中的作品均是从这些获奖作家的代表作中精心选出的，堪称经典中的精品。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粒神奇的种子，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奥秘，而阅读，则能够给种子以美好的滋养，并唤醒所蕴藏的神奇。我们的责任是把最好的、最美的、最有意义的文学作品呈现给小读者，让文学照亮孩子的心灵。

编者

2013.12

作者简介



葆拉·福克斯，生于1923年，美国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到1986年止，先后发表长、短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近20部，其中有：《莫里斯的房间》（1966）、《可怜的乔治》（1966）、《恰当的地方》（1967）、《亲爱的普罗斯珀》（1967）、《距巴比伦有多少英里》（1967）、《石面男孩》（1968）、《伊凡的肖像》（1969）、《国王的猎鹰》（1969）、《绝望的人物》（1969）、《西海岸》（1972）、《海中的河豚》（1972）、《跳舞的奴隶》（1973）、《寡妇的孩子们》（1976）、《小猪馆及其他故事》（1978）、《异地他乡》（1980）、《仆人的故事》（1984）、《单眼猫》（1984）、《月光下的人》（1986）。

她曾获得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国家图书奖，1978年获国际安徒生奖。她的作品文笔清新，心理描写细腻深刻，人物形象鲜明，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9
第三章	038
第四章	059
第五章	085
第六章	109
第七章	128
第八章	140
第九章	157

第一章



一阵阵长笛的吹奏声把凯瑟琳吵醒了，她从床上起来，跪在窗旁椅子中破旧的坐垫上，把脸紧贴着生锈的纱窗，专心地听着。奇怪得很，这是谁？谁在散步？谁在吹奏乐曲，一边吹奏一边沿着下面狭窄的街道走去？当音乐声渐渐微弱时，那经常困扰她的问题又浮现在脑子里，只有这件奇怪的事——半夜里吹奏的长笛声能使她摆脱这样的困扰。

他在哪里？她的父亲在哪里？

她听到远处传来的笛声，什么人把窗子“砰”地关上了。她看到一缕月光照得她那放在窗台上的张开的手指像鬼魂一样，她觉得自己是个鬼，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尽管原来没有这样的打算，凯瑟琳在德尔瑞塔

寄宿走读学校的春季班还是多待了三个星期，这所用粗大的木头和石头盖成的房子，从外表上看很像休布洛克和斯特凯瑟琳街之间的老蒙特利尔居住区的那种十九世纪的官邸。它并不像一所学校，因为其他十七岁的寄宿学生和十一岁的走读学生都已离校去度暑假了。

只有当吹笛手从这里走向其他街道以后，她晚上才能睡得着。对于她来说，不去窗口张望邮递员，不去听那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要度过一个白天是很艰难的事。

亨利·艾姆斯应该在学期结束时到来，把凯瑟琳带回马萨诸塞州的洛克帕特去，那是他和他的妻子爱玛居住的地方，凯瑟琳打算在那里和他一起度过七个星期，这将是她三岁时父母离婚后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最长的时间。

艾姆斯先生应该在六月七日来接她，但是他没来，第二天也没来，以后一直都没有来。学校的主任苏女士拨打了艾姆斯先生在洛克帕特的电话，凯瑟琳站在苏女士旁边，听到接线员说这个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的孩子？”苏女士问道，她说话时那种同情的声调使凯瑟琳感到比那天早

上等爸爸时更难过，那天早上她在学校的入口大厅等着她的爸爸，整理好的箱子放在她的身边。

“我想我应该给你妈妈发个电报。”苏女士坚决地说。凯瑟琳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不提出请求，她劝苏女士再等一等，她小心地解释说，她父亲经常迟到，就是那些短暂的探望也是这样的。过去十几年来，他们能够相会的次数和时间都很少，但她没有告诉苏女士，有些时候他根本没有在该来的时间出现，但这失去见面的时间，也不过是一至两个小时而不是几个星期。她父亲现在不做任何解释就不来，这件事是很令人难过的。凯瑟琳感到眩晕，当她在解释这一切时，几乎要昏倒了，她之所以没有倒下，没有倒在苏女士的怀里寻求安慰，而保持站着的姿势，是因为她那顽强的信念：“爸爸一定会来的。”

“我很清楚你爸爸并不完全可靠。”苏女士说，“不过，我应该让你母亲知道你仍然在这里。这是她的权利，她确实留下了她在美国的旅馆的地址，以备有什么急事时告知她。我想现在是属于紧急的情况了，凯瑟琳。”

“还不是！”凯瑟琳很快地回答，“你不了解我爸爸。”

“我了解他。在你来这个学校之前我就见过他。”

他有魅力，很可爱，不过——”她停顿了一下，摇了摇头，好像是不同意她自己的一些想法似的，“也许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妻子可能病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会有人告诉我们的，”凯瑟琳坚持说，“您并不真正了解他，但我妈妈知道，他不会把这种事当成急事的。”

苏女士微微地皱着眉头，凯瑟琳于是撒了个谎：“不管怎么样，妈妈现在并不在维德米尔旅馆，她和我的继父到奥克尼斯去了，她收不到电报的。”

凯瑟琳焦急地望着苏女士的脸。如果她妈妈到七月初还没到奥克尼斯去，她要是知道艾姆斯先生没有来接凯瑟琳，她一定会飞回家来解救凯瑟琳，而且永远不会原谅艾姆斯的。那么凯瑟琳再也不会会有机会和爸爸住在一起了，要等到她真正长大了，能够做她想做的事时才能有这种机会。

苏女士叹气说，“我相信你妈妈一定也会在维德米尔留下她以后的地址的。”她温和地说，“不过——好吧，我再给他几天时间。”

凯瑟琳感到很高兴又很惭愧，她回到房间，打开自己的箱子。同一天，她给在维德米尔的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妈妈她决定在去洛克帕特爸爸那儿之

前，和她在多伦多的好朋友一起度过一两个星期。她考虑妈妈最近刚刚和卡特·比得结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凯瑟琳还写信给在多伦多的德尔瑞塔的同学贝蒂·简·瑞切，告诉贝蒂把她妈妈可能给她的信保存好，将在九月份学校开学时，对贝蒂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解释凯瑟琳自己也不明白的事，原谅她认为不能原谅的事，把事情的真相掩盖起来，而争得几天等待爸爸的时间，想来真是很可怕，伴随着的却是爸爸那不回答的沉默。不过，如果把妈妈从她刚刚开始蜜月拉回来，那会有多么糟糕。看着卡特扮演着“我是个耐心的出色的继父”的角色也是够糟糕的！

她的爸爸不会是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决定和他的妻子一起到弗吉尼亚的家里，而不是让妻子一个人留在那里吧。不过，即使凯瑟琳知道爱玛的小名和其家庭的住址，她也不会告诉苏女士，或到她父亲的姻亲中去打听他的下落。

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她企图把每个人都“钉住”，就像看“幻灯”的游戏中，每个人都必须站着不动，直到她不对他们看时为止。

游戏结束了，苏女士说她一定要给凯瑟琳的母亲发电报。苏女士和她的丈夫下周要到法国狄约翰去，

里舒女士是位历史指导教师，她是留在学校的唯一的教师，再过一天，她也要到罗马去了，连那个看房子的小职员也要度假去了。学校将关闭，空空荡荡直到八月底。到了九月份，人人都会知道凯瑟琳一个人无亲无靠地留在了学校。

不管怎么糟糕，总会过去的，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父亲对她的遗弃使她多么失望。

她看一下钟，刚过午夜，这是七月二十八日，她回到窗边，感到一阵轻松。什么也不想，事情就简单多了。“我的天哪！”她大声说。也许母亲要她飞往英国去到奥克尼斯和他们会面，当她父亲最后决定出现在这里时——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她却已经离开了。

她愤恨地注视着街对面的房子顶层凸出的窗台，心想从现在起，让她的爸爸等在大街的角落里，等在餐馆里，等在旅馆的走廊里。她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有个人一定住在那儿，这是一个她和同房间的同学科尼莉娅都把他叫作克雷特·依鲁欣的人。去年秋天，他意识到她们在注意他，就来到窗前，穿着一件梅子色的天鹅绒外套，热情地向她们招手。天气转暖以后，他把一台留声机搬到桌上，让她们能看到它，留声机放着查理斯的唱片，他一边跳舞，一边向她们

飞吻。她们想象他一定是个留着小胡子，有着光亮而深色的头发、狭长的脸的一个漂亮的男人。五月的一天早晨，科尼莉娅看到他走出房子，到路边散步。他非常瘦小，甚至还不到她的腰这么高。“为什么我飞不下去，把他抓到我们这个窝里来！”科尼莉娅建议，她们都笑得在房子里转来转去。“我们不应该笑。”不知谁又说，这使得大家笑得更加起劲。

现在凯瑟琳可以远远地看到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望着天空。她感到他在沉思什么，也许像她一样，也是被笛声吵醒的。他的脸看上去很苍白，就像深色头发下面的蛭虫。她想，他和我一样难受。她感到不了解的是，为什么几分钟前她的轻松感觉又消失了，她刚才似乎觉得很快活，而现在这种感觉的改变使她很困惑，每种想法都像湖面上的波浪那样飞逝而去。要是她能和科尼莉娅一起到道拉斯科尼莉娅的家去有多好！但当时科尼莉娅邀请她时，她曾经对将要到来的夏天充满信心，而且感到骄傲。

克雷特·依鲁欣从窗户边消失了。凯瑟琳走出去，来到了大厅，一切都是那么安静，甚至连罗兰德——苏女士的爱尔兰毛猎狗，也是那么沉默。通常凯瑟琳总是应该在罗兰德之前入睡，否则，它的鼾声会使人一夜无法入眠。科尼莉娅经常抱怨在寒冷的冬

天的夜晚，罗兰德会吵醒居住在卡尔格瑞的人。

凯瑟琳靠着楼梯的扶手，望着下面漆黑的一片。这房子散发着一种陈腐的、辛辣的和里舒女士使用的香水味道，或者还有一股葡萄酒的味道，人们都说里舒女士是泡在葡萄酒里的。凯瑟琳心想，要是有一位亲切的里舒女士做伴该多好！尽管她从下午五点开始喝下第一杯葡萄酒以后，就像泡在酒里一样。

凯瑟琳对自己的耐心、坚定等待的决心逐渐淡薄了，她感到愚蠢，甚至像鬼魂一样。她爸爸没来接她的第一个星期她还觉得不错，第二个星期就差一些了，而现在第三个星期末她感到很失望。

每天早饭以后，她按时练习钢琴，帮助苏女士做很多杂务。和里舒女士到音乐厅去，严肃地听着她那对于神学音乐的喋喋不休的评论和她自己的想法等等。有时她们还在羽毛球和网球俱乐部下车，德尔瑞塔学校的女孩子们都是属于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她发现她们的指导不喝茶，他喝的是威士忌。在这里，她只看到一个十岁的男孩在玩羽毛球，她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他打败了，她觉得自己有些不够礼貌。要是把这件事告诉科尼莉娅，她一定会大笑起来。“你不害羞！”男孩说着就走开了，他的球拍夹在瘦瘦的手臂里。

傍晚，苏女士和里舒女士玩了两局桥牌，里舒女士用她那戴满钻石戒指的手指洗着牌。每天晚上十点左右，她都在喝了许多杯葡萄酒后，放下牌一摇一摆地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苏女士从来不注意里舒女士的事，即使苏女士的丈夫——一个苏格兰的律师注意到了，她也不说一个字。科尼莉娅说苏女士的脑子里装满了崇高的思想，根本没有空间来装这些普通的事情。她和科尼莉娅经常议论苏女士的笑话，不过她们对苏女士却很尊敬。她多么希望科尼莉娅这时能在这里。

楼下飘上来吉尼做晚餐的羊肉味道。她两颊鼓满了气猛往楼下吹去。哦，她要睡了……

两天以后，她将不得不和她的母亲联系，她跑到床边倒在床上，把枕头翻到地上。她的头脑里好像塞满了东西。突然她又马上起来，注意着大厅里传来的微弱的电话铃声。她把枕头拉上来，把头盖起来，那电话铃声，听起来就像从远处海面漂浮过来一样。

爸爸很喜欢靠海边的海岛或海岬的村庄。她记得和爸爸在一起最快活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六，原来她只盼望能一起吃一餐午饭，看一场电影，或者到中央公园动物园去散步。但是爸爸开了一辆租来的汽车，把她带到了长岛的尽头。那时正是十一月初，大部分

夏天的游客都已经离开了。汽车开过了铺满蔓叶橘的地面，直接开到一个沙丘边。他们下了车，跑向大海的边缘。

这是相当冷的一天，有短暂的阳光，是多风的天气，飞逝的云影落在海边的沙滩上。在这伸展出去的海滩上，空无一人，只有在海岸线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年轻人和他的狗在奔跑着。

他们在沙滩上跋涉着，和那起伏的海浪始终保持一段距离。他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单独住在一间没有电话的灯塔房里，他不幸得了阑尾炎，忍着痛苦出发到几里外的最近的一个村庄去。在那黑暗的夜晚，他和越来越近的死神进行了搏斗，设法排除了毒素。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脱离了危险。她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她知道，爸爸讲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总算是真实的，虽然有些事实不那么可靠，或者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她认为是确切的。事实上，爸爸对她说过，你可以把事情朝着你愿望的任何方向去想象，但是只有一个方向是确切的。

那确切的情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她沉思着、冥想着，睡着了。当她醒过来时，头上的灯亮了，苏女士裹着她那绿色丝绸的长长的衣服，正站在她的床边，摇着她的肩膀。